



126

译文名著文库



YIWEN CLASSICS

Der Prozeß

Franz Kafka

[奥地利] 卡夫卡 著

Franz Kafka

孙坤荣 译

诉讼

Der Prozeß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名著文库

YIWEN CLASS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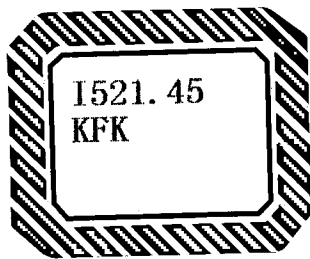
[奥地利]卡夫卡 著

Franz Kafka

孙坤荣 译

诉讼

Der Prozeß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诉讼 / (奥) 卡夫卡 (Kafka, F.) 著; 孙坤荣译. —上

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7

(译文 名著文库)

ISBN 978-7-5327-4476-3

I. 诉… II. ①卡…②孙… III. 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4028 号

Franz Kafka
DER PROZESS

诉讼
DER PROZESS

Franz Kafka
弗兰茨·卡夫卡 著
孙坤荣 译

责任编辑 裴胜利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52,000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4476-3/I·2528

定价: 1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397878

译本序

《诉讼》（一译《审判》）成稿于一九一四年八月至一九一五年一月，卡夫卡去世后由好友布洛德在一九二五年整理出版，是卡夫卡三部长篇小说中最早为人所知的一部。

《诉讼》的语言质朴简练，以合理的句子精确地描写细节，所有细节真实可信，读来扑朔迷离。读《诉讼》的人，大都避不开这样一些问题：约瑟夫·K到底有罪还是无罪？如果有罪，犯的到底是什么罪，怎么无缘无故就被逮捕，无缘无故就被处死了呢？法庭虽然有普通法庭的表面形式，但它的的确确并非普通法庭，而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法庭，连院子里玩耍的孩子都是法庭的人，它高高在上，却设在破旧房子的阁楼上，它到底代表什么？在法庭走廊上等待着的被告以及到辩护律师家里的商人布罗克是那么卑躬屈膝，而辩护律师却告诉约瑟夫·K，“被告是最美丽的人”，这意味着什

么？在约瑟夫·K 卷入审判的一年里，他似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一步步走向泥沼，越陷越深，最终整个人被淹没。这是谁的手呢？约瑟夫·K 不确知法庭的地点和开庭的时间，却鬼使神差地几乎按时找到开庭的地方，为自己申辩，他和法庭是否有内在联系？神甫为什么对约瑟夫·K 讲守门人的故事？是想教育他？帮助他？如果是，那么约瑟夫·K 是否受到启发？他们长篇大论讨论守门人的故事，“使得本来极为简单的故事变得不同了”，而约瑟夫·K 也变得精疲力竭，无力思考了。整个故事见不到前因后果，*矛盾和不确定的地方多不胜数，一种思路常被接着而来的另一种思路打断，推翻。小说的许多情节似真非真，似假非假，K 在银行杂物贮藏间见到守卫被打的那一幕就是极突出的例子。文本结构和叙述手段使得读者疑问重重，却得不到确切的答案。越是如此，就越想追问个究竟。

真的有个“究竟”可追吗？

我们的生活经历、我们的历史体验、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的世界观、我们所处时代的思潮以及我们自己的价值取向都会影响我们对作品意义作出判断，因此不同的人对作品的着眼点不同，对问题也有不同的答案。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诉讼》在前苏联还只能以打字本流传于知识分子之间时，人们以为那是一位苏联人的作品，因为大家发现书中所写的，正是发生在自己以及亲戚朋友身上的事。当之后的八十年代初中国读者也能读到《诉讼》中译本时，

人们立刻联想起“文革”的现实，觉得“文革”的荒谬残酷同《诉讼》中发生的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这本小说产生了认同感。这种感性的认识和第二次大战后的卡夫卡接受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纳粹的罪行公诸于世后，人们震惊了，于是卡夫卡就被认为是预言的天才，因为他在《诉讼》中描写的，正是后来纳粹的极权统治机制以及人在这种统治下的悲惨命运。我们可以看出，有切身之痛的经历和体验的人，总是倾向于以现实主义方式阅读《诉讼》，这样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常不自觉地在卡夫卡极端夸张、充满象征的描写背后发现自己现实的存在形式。这种与个人生活现实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读法不被卡夫卡的研究者认可，他们认为这显然不符合文本的原意，至少限制了文本的意义。不过，这又确实可以说是最为广泛的读法，否则，“卡夫卡式”这个词就不至于那么流行了。

其他读法还有：结合作者的生平解读《诉讼》者认为，由于和费莉丝解除了婚约，卡夫卡有负罪感，审判是卡夫卡的自我审判，法庭是自我设置的法庭，正因为法庭设于自我之中，所以它无所不在，不容逃脱。联系到宗教意识者认为，人有原罪，渴望救赎，于是寻找上帝，法庭代表上帝，约瑟夫·K渴望灵魂的平安，但是他认识不到自己的罪，因而得不到救赎。有人把约瑟夫·K比作精神病患者，认为他患有妄想症，以为自己被跟踪而惶惶不可终日，是失去安全感的现代人的代表，他做着白日梦，小说的情境是他极端矛

盾的内心的投影。曾经非常流行的一种看法是：存在的困惑。这种看法认为约瑟夫·K所处的境况就是现代人的存在境况，甚至是人类整体的生存状态，人受一种不可知力量任意摆布，任他如何挣扎都是徒劳。卡夫卡的比喻手法把这种荒谬和矛盾的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些人有另一种读法，认为整本小说所描写的根本不是人和物，不是真正发生的事件，而是语言文本阐释的困难状况，那个不可知的法庭代表着文本最终的不可解释性，卡夫卡为他的读者设置了层层障碍，使他进不了门，读者就像法门之前的乡下人，他来到为他而设的门前，想进入其中，门前却有守门人挡住，使他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以上种种见解各有根据，都能够在小说中找到支持自己看法的部分，论述起来皆能自圆其说。问题在于，大家都只能部分地阐释作品，又不能够把不同的意见揉成一个和谐体，因为他们本身是相互矛盾的。于是，《诉讼》这部小说就像神父讲述的寓言中那“法”，当你在门前等待得够久之后，法门之内有可能射出一道不灭之光。我想，整部小说中最致命的一点是乡下人临终前模糊看到的那道不灭之光，我们不知道他是因为周围真的暗了还是他眼力不济看不清了，但是，他肯定是见到了光。正是因为隐约知道有这么一道光的存在，他才会到法门之前请求进入，终其一生在门前等待。人生的道路，人类的道路，似也受着这么一道光的诱惑，小至

个人，大至人类的总体，也和乡下人一样，因着一道可能有或想象中的光而义无反顾地挣扎、追求，不清楚最终会有什么结果。

作为读者，我们大概也是受到这道我们尚见不着却也隐约感觉到的光的诱惑而到来到《诉讼》之前，千方百计想进入其内，探个究竟。既然来了，就让我们来做这徒劳的努力吧！

谢莹莹

目录

第一章	被捕——先同格鲁巴赫太太、后与比尔斯纳小姐的谈话	1
第二章	初审	34
第三章	在空荡荡的审讯室里——大学生——办公室	54
第四章	比尔斯纳小姐的女朋友	83
第五章	鞭笞手	93
第六章	K 的叔叔——莱妮	102
第七章	律师——工厂主——画家	128
第八章	商人布洛克——解聘律师	189
第九章	在大教堂里	227
第十章	结局	256
附 录	马克斯·布洛德为《诉讼》第一、二、三版写的“后记”	263

第一章

被捕——先同格鲁巴赫太太、后与比尔斯纳小姐的谈话

一定是有人对约瑟夫·K进行了诬陷，因为他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却在一天早晨被捕了。他的房东格鲁巴赫太太的女厨师，每天早上八点钟左右给他送早餐，这一次却没有来。这样的事还从未发生过。这天，K还等了一会儿，靠在枕头上，望着住在街对面的那个老太太，她正以一种对他特有的异乎寻常的好奇心注视着他；接着，他感到既奇怪又饥饿，便按了一下铃。当即有人敲门，一个他在这所房子里从未见过的人走了进来。这个人身材修长，但很结实，他穿一套合身的黑衣服，很像旅游服，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褶皱、口袋、纽扣，还有一条腰带，因此，看上去特别实用，虽然人们还弄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穿戴。“您是谁？”K问道，同时在

床上坐了起来。可是，这个人不理睬 K 的问话，好像他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只是说：“您按过铃？”“安娜该给我送早餐了，”K 说，接着默默无语地、仔细地端详着和考虑着，想弄清楚这究竟是个什么人。但这人没让他注视多久，便转身朝门口走去，打开一条门缝，对一个显然是紧靠着门站着的人报告说：“他要安娜给他送早餐。”接着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短促的笑声，听这声音他闹不清楚是否有许多人一起在那里笑。这个陌生人虽然没从那笑声里得知他早先并不知道的内容，他还是以通知的口吻对 K 说：“这不行。”“这倒是新鲜，”K 说着从床上跳了下来，迅速穿上了裤子。“我一定要看看隔壁房间里是些什么人，看看格鲁巴赫太太将怎样解释对我的捣乱。”他虽然立即想到，他不该把这些话大声说出来，因为这样一来他便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陌生人有监视权，但又觉得眼下这并不重要。可陌生人倒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因为他说：“您不觉得待在这里更好吗？”“如果您不向我作自我介绍，我既不愿意待在这里，也不愿意同您说话。”“这倒是好主意，”陌生人说着主动打开了门。K 走进隔壁房间，走得比他所想象的慢得多；一眼看去，房间里的一切几乎跟昨天晚上一模一样。这是格鲁巴赫太太的起居室，这间摆满了家具、台布、瓷器和照片的房子里的空间今天也许比往常大了些，这一点并不能立即就看出来，尤其因为这个房间里的主要变化是有一个男人坐在打开的窗子边看

书。这时他抬起头来。“您应该待在您自己的房间里！难道弗兰茨没有跟您说过吗？”“说过了，您有何贵干？”K问道，并把目光从这个新认识的人身上移到那个名叫弗兰茨、现正站在门口的人身上，接着又把目光移回来。通过那扇打开的窗子，他又看到了那个老太太，她怀着老年人所特有的好奇心，已经走到正对面的窗子跟前，想进一步看个明白。“我要找格鲁巴赫太太……”K说着，做了一个动作，好像要挣脱那两个人，但那两个人实际离他很远，他想要走出去。“不行，”窗边的那个人说着把书往小桌上一扔，站了起来。“您不准离开，您被捕了。”“原来是这么回事，”K说。“那么，为什么呢？”他又问道。“我们无权告诉您。回到您自己房间里去，在那里等着。已经提出诉讼，到时候您一切都会明白的。我这样友好地劝说您，已经超出我的权限了。不过我希望，除了弗兰茨以外，谁也没有听到我说的这些话，而他自己也违反了一切规定，对您太客气了。算您走运，给您指定了这样的看守，如果您往后还这样走运的话，那您满可以放心了。”K想坐下来，但他看到整个房间里除了窗户边那把沙发椅外，再没有可以坐的地方了。“您还将看到，我们对您说的都是实话，”弗兰茨说着，同另外那个人一起向他走来。另外那个人的身材比K高出许多，不时拍着他的肩膀。他们两人仔细看了看K的睡衣，并且说，从现在起他将不得不穿上质地比较粗劣的衬衣了，而他们将替他保管衣服以及

其余的内衣，如果他的案子顺利了结，他们再把这些东西归还给他。“您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比交到库房里去好，”他们说，“因为库房里时常发生侵吞的事，而且，每过一段时间，那里的人就会把所有的东西卖掉，不管有关的案子有没有了结。谁知道这类诉讼要延续多久，特别是在近来这些日子里！当然，最后您会从库房得到卖东西的钱；但是，首先，这笔卖东西所得的钱本身就少得可怜，因为他们不是把东西卖给出价高的人，而是卖给那些善于行贿的人；其次，根据经验，这笔钱多转几次手，多拖几年，就会变得越来越少。”K 对于这些话几乎没加注意，也许他还具有支配自己东西的权利，他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搞清楚自己的处境；可是，有这两个人在场他连想都不能想，那第二个看守——看来他们只能是看守——一再相当友好地用肚皮顶他；他一抬头，便看到一张和那胖胖的身体很不相称的、干瘪而瘦削的脸，一只大鼻子歪向一边，正从 K 的头上和另外一个看守交换看法。他们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在谈论些什么呢？他们是属于哪一个机关的呢？K 生活在一个法治的国家里，人人安居乐业，所有的法律都在起作用，谁敢在他的住所里侵犯他呢？他一直倾向于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很简单，只有当最坏的事情发生时，他才相信真有最坏的事情，甚至一切都到了危在旦夕时，他也不为明天担忧。但是，在这儿采取这种态度，他觉得不是正确的办法；他自然可以把这一切看成是开玩笑，一次十

分无礼的玩笑，是他银行里的同事干的，原因就不清楚了，也许因为今天是他的三十岁生日，这自然是有可能的；也许他只要以某种方式当面嘲笑这两个看守，他们便会一起笑起来；也许他们是街角上的役工，他们的样子也不无相像之处——尽管这样，他这一次在一看到那个名叫弗兰茨的看守后，就打定主意，不放弃他在这样的人面前所占有的哪怕是最微小的优势。这样一来，人家日后也许会说，他连开玩笑都不懂，K 也看到了有这种小小的危险，但他回想起——尽管他一向不太习惯于吸取经验教训——有好几次，事情虽然无足轻重，但他对待这些事情的态度却与他的朋友们大相径庭，一点也没有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而是掉以轻心，结果受到了惩罚。这种事情一定不能再发生了，至少这一次不能重蹈覆辙；即使这是一出喜剧，他也要参加演出。

他还是自由的。“请原谅，”他说着，匆匆从两个看守的中间穿过，走进自己的房间。“看来他还是识相的，”他听到身后有人说。他一回到自己的房间，就拉开书桌的抽屉，里面样样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可是，由于激动，他没有能够马上找到他要找的几件身份证明书。最后，他找到了一张自行车执照，刚想拿着它到两个看守那儿去，但又觉得这种执照太没分量了，于是继续寻找，终于找到了他的出生证书。他又回到隔壁房间里时，对面那个房间的门刚巧打开，格鲁巴赫太太正想走进来。人们只是在一瞬间看到了

她，因为她一认出是 K，显然就变得十分尴尬，说了声对不起，马上退了回去，而且小心翼翼地关上了房门。“请进来，” K 应该还来得及说上这句话。可他只是拿着证件，站在房间的中央，还看着那扇不再打开的房门，两个看守唤了一声，他才醒悟过来；他们两人坐在打开的窗子旁的小桌边，这时 K 才看出来，他们正在吃他的早餐。“她为什么不进来？”他问道。“不准她进来，”高个子看守说，“您已经被捕了。”“我怎么会被捕呢？就以这样的方式？”“怎么，您又来这一套，”那个看守一面说，一面把一片黄油面包浸进蜜罐里。“我们不回答这类问题。”“二位一定要回答，” K 说，“这是我的身份证明书，现在请二位也拿出证件给我看，首先是逮捕证。”“哎呀，老天爷！”那个看守说，“您还不能顺应您的处境，看来您要徒劳无益地激怒我们，而我们两人现在可能是您的所有同胞中和您最亲近的！”“确实是这样，您可以相信这一点，”弗兰茨说，他把咖啡杯拿在手里，并不送到嘴上，而带着表面看来像是意味深长的、但又无法理解的目光长久地看着 K。K 不由自主地同弗兰茨交换目光，但是，他还是拍着他的证件，说：“这里是我的身份证明书。”“这些证件关我们什么事？”那个高个子的看守嚷了起来，“您的举动比小孩子还糟糕。您想干什么？您以为，您同我们这些看守讨论身份证和逮捕证，就会使您的重大的、该死的案子迅速了结吗？我们是一些小职员，也不熟悉身

份证明书，我们跟您的案件毫无瓜葛，只不过每天在您身边值十小时班，拿我们的工资。我们就是这么回事，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能看出，我们为之效劳的上级机关，在决定这次逮捕之前，对于逮捕的理由和要逮捕的人一定是了解得一清二楚的。决不会有差错。虽然我只认识最低一级的官员，但是就我所知，我们的当局从来不会随便到老百姓中去寻找罪过，而是如法律所说，罪过引起它的关注，这才把我们这些看守派出来。这就是法律。这怎么会有错呢？”“我不懂这种法律，”K说。“那您就更糟了，”看守说。

“法律也许只存在于诸位的头脑里，”K说，他无论如何要弄清楚这两个看守的想法，从而把他们的想法变得对自己有利，或者使自己适应他们的想法。可是，那个看守一口拒绝说：“您会触犯法律的。”弗兰茨插话说：“你看，维伦，他承认他不懂法律，但同时又宣称自己无罪。”“你说得很对，可是，要让他理解这方面的道理是不可能的，”另一个看守说。K不再搭腔；他心里想，难道我非得让这些最低一级的差役——他们自己也承认是这样的人——的瞎叨叨把脑子搅得更乱吗？总之，他们谈到的事情，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他们的自信只是因为他们的愚蠢。跟与我智力相同的人谈几句话，就能把事情搞得一清二楚，可是跟这两个人啰唆半天也弄不清个究竟。他在房间里空着的地方来回走了一阵，他看到了对面那个老太太，她搂着一个年纪比她还要大的老头，把他拖到了窗

口。K 觉得必须结束这种展览了。“带我到您的上司那里去吧，”他说。“那要等他想到了这件事；早了不行，”那个叫做维伦的看守说。“现在我劝告您，”他补充说，“回到您自己的房间里去，安静地待在那里，等待着，会对您作出处理的。我们奉劝您一句，别胡思乱想而弄得昏头昏脑，您要集中精神，将来向您提出的要求可多着呢。您对待我们并不像我们对待您似的一片好心；您忘记了，不管我们是什么人，至少现在同您相比，我们是自由人，这是不小的优势。尽管这样，如果您有钱的话，我们还是愿意到马路对面的咖啡馆去替您买早餐来的。”

K 没有答复这个提议，默默地站了片刻。如果他去打开隔壁房间的门，或者甚至去打开客厅的门，也许这两个人根本不敢阻拦他，要想使整个事情结束，这也许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是，他们也许会抓他，只要他被打倒在地，那么，他现在与他们相比在某些方面还保持的优势就会丧失。因此，他宁可稳妥也不愿采取这种解决办法，并听凭事情自然地发展下去；于是，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无论是他这方面或者是两个看守那方面都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往床上一倒，从盥洗台上拿了个好看的大苹果，这是他昨晚放在那里，准备今天用早餐时吃的。现在，这个苹果成了他惟一能吃到的早点了；不管怎么说，他咬了一大口后就确信，这顿早餐比那两个看守出于仁慈要到那家肮脏的通宵营业的咖啡馆去给他买来